



曾棗莊 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六)

齊魯書社



宋代序跋全編

(六)

曾棗莊 主編

齊魯書社

卷一二四

題跋 二八

《慈恩寺雁塔唐賢題名》跋

柳 瑛

唐人登科，燕集曲江，題名雁塔，一代之榮。觀當時士風，以不得與爲深恨。國朝錫燕瓊林，立碑太平興國寺，乃用唐之遺典。故凡歌詩啓叙紀述同年契者，引雁塔爲故事。

雁塔在長安南、曲江西慈恩寺，樂天所謂“曲江院裏題名處”是也。塔成于顯慶間，距今幾五百年，堅完如新，壁間磚上，字墨猶存。四方士大夫，自非身嘗登覽，蓋莫之見，世亦未有摹刻以傳者。

宣和庚子，瑛以漕事使關中，公餘與同僚訪古，周覽塔上，層層見之。字畫遒麗，俱有楷法。全榜無幾，而名卿隲人留記姓字歲月者倍多。乃得善工李知常等，俾盡摹刻于石。託隱士王正叔點校編次，同年樊仲恕冠以叙引。正叔好古博學，通六書法。仲恕高才鉅筆，有聞于時。是書當借重以傳，其詳見于叙云。

宣和庚子十月朔，大名柳瑛伯和題。叢書集成初編本《寶刻叢編》卷七。

書高宗中和堂詩後

宋 輝

臣仰惟今皇帝即位以來，屬時多艱，巡行方岳，撫慰斯民，而圖所以恢復大業，肅清中原。神功聖武，且將追配前王，貽休後世。

建炎三年歲在己酉，移蹕錢塘，嘗以萬機之暇，登高望遠，賦爲此詩。前瞻稽山而追懷夏禹之功，遠思句踐而屬意種、蠡之臣，憂民圖治，感念瘡痍之意，粲然見於篇什之中。宸奎睿畫，輝映日月，傳聞四遠，民爭誦之。

伏觀今皇帝聖德日躋，克儉克勤，虛懷聽言，刻意願治，而躬行寅畏天命之實，禁網不苛，賦斂不煩，而大敷子惠斯民之政。凡注措施設，雖非臣愚淺陋所能測知，然臣承乏輦轂之下，日睹政化之行，而退誦《雲漢》之章，蓋無一不合者。是宜鑱之斯石，以示方來。

臣謹拜手稽首而識其後。清道光振綺堂刊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四二。

書高宗中和堂御筆後

宋 輝

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心，乃能慰天下之望。居九重之安，則當念斯民有流離不獲其所者；享萬方之奉，則當念斯民有饑寒不樂其生者。凡出入起居、動靜食息，能舉斯心以加諸彼，則天下無愁痛歎息之心，斯民有

愛戴享上之誠，而邦基王業，可以傳永久而益固矣。孟子曰：“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。”信哉斯言！

臣仰惟今皇帝厲精圖治，宵旰不遑。乃者按蹕錢塘，嘗以暇日登堂望遠，感薰風之來，而思與庶人共之。宸畫具在，昭若日星，蕩蕩乎此堯舜三王與我聖祖聖宗所以惠保斯民之至意也。

臣竊觀比年以來，發政施仁，輕斂薄賦，布寬大之澤，下勤卹之令，凡可以惠安元元者，寧屈己爲之。而登臨觀覽之際，猶不忘庶人之念，顧惟仁風德意所以快斯民之望者，可謂至矣！

然憂勤愛民之心，臣恐後世有不得而知者，謹刻之石示將來。庶使萬世而下誦其言者，皆知歌詠盛德而見天王之用心，此亦臣子之職也。清道光振綺堂刊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四二。

秦《詛楚文》跋尾

方 甸

右秦《告巫咸神碑》，在鳳翔府學，又一本《告亞駝神》者，在洛陽劉忱家，書辭皆同，唯偏旁數處小異。

案《史記·世家》，楚子連“熊”爲名者二十二，獨無所謂熊相者。以事考之，楚自成王之後，未嘗與秦作難。及懷王熊槐十一年，蘇秦爲合從之計，六國始連兵攻秦，而楚爲之長，秦出師敗之，六國皆引而歸。今碑云“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”者，真謂此舉，蓋《史記》誤以熊相爲熊槐耳。其後五年，懷王忿張儀之詐，復發兵攻秦。故碑又云“今又悉興其衆，以逼我邊境”也。是歲秦惠王二十六年也。王遣庶長章拒楚師，明年春，大敗之丹陽，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。碑云“克齊，楚師復略我邊城”是也。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，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。秦人嘗與楚同好矣，楚人背盟，秦人疾之，幸於一勝，徧告神明，著諸金石，以垂示後世，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歟！

余昔固嘗怪秦、楚虎狼之國，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，然以鄰壤之近，十八世之久，而未聞以弓矢相加，及得此碑，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，乃在於盟詛之美、婚姻之好而已。戰國之際，忠信道喪，口血未乾，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，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，歷三百有餘歲而不變，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？然而《史記》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。

碑又云：“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。”今世家所載，自成王至熊相纔十七世爾。又云：“楚取我邊城新陰及鄢長。”而《史記》止言六國敗退而已。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，而碑刻之尤可貴也。

秦惠公二十六年，周赧王之三年也。自碑之立，至今紹聖改元，實一千四百六年。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《泊宅編》卷二。

石經跋尾

方 甸

右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，世傳蔡中郎書，未知何所據。

漢靈帝熹平四年，邕以古文、篆、隸三體書五經，刻石於太學。至魏正始中，又爲一字石經相承，謂之《七經正字》。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，必魏世所立者，然《唐·經籍志》又有邕《今字論語》二卷，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？

據《隋·經籍志》，凡言一字石經，皆魏世所爲。有一字《論語》二卷，不言作者之名，而《唐志》遂以蔡

邕所作，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。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，至河濱岸崩，石沒於水者幾半。隋開皇中，又自鄴運入長安，未及緝理，尋以兵亂廢棄。唐初，魏鄭公鳩集所餘，十不獲一，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。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，即邕所書，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，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。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，不能若此之多也。

魏石經近世猶存，五代湮滅殆盡。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，識而收之，遂加意搜訪，凡得《尚書》《論語》《儀禮》合數十段。又有《公羊》碑一段在長安，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，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，因存其名耳。

案《洛陽記》，日磾等題名本在《禮記》碑，而此乃在《公羊》碑上，益知非邕所為也。《尚書》《論語》之文與今多不合者，非孔安國、鄭康成傳之本也。獨《公羊》當時無他本，故其文與今文無異，皆殘闕已甚，句讀斷絕，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，可勝歎惜哉！

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，靳然寶之如金玉，而予又從而考之。其勤如是，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！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《泊宅編》卷二。

《道山清話》跋

□ 暉^{〔一〕}

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，多識前輩，嘗以聞見著《館秘錄》《曝書記》，并此書為三。仍歲兵火，散失不存。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，因手抄藏示子孫。暉老矣，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！

建炎四年歲在庚戌，孫朝奉大夫、主管亳州明道宮、賜紫金魚袋暉書。百川學海本《道山清話》卷末。

〔一〕此跋語僅署名“暉”。

題《委羽居士集》後

石公弼

觀黃公之序，則知經臣之詩，六義之雋雋也。余謫居臨海，黃巖丞盛元叙錄經臣所為詩數十百章示余，覽之不釋於手。及披黃福州序，因書其後。

乙未三月廿五日，山陰石公弼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赤城集》卷一七。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題識

釋智覺

福州衆緣寄開元寺□□都會蔡俊□□□□劉□□誼會□□□□□□今上皇帝祝延聖壽，文武官僚同資祿位，雕造《華嚴合論》經板一副，計一十三函。

時政和癸巳正月日，化緣尼智覺謹題。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本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第二二八頁。

題東坡書《答錢穆父詩》

李 燾

用筆之妙，如出鐫刻。富家大族，非貧窘所致，徒羞縮耳。

舒城李燾觀。元祐二年十二月晦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本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一〇冊。

御書《蘭亭》後序

呂頤浩

紹興七年三月，臣頤浩蒙恩趣召入覲，對於建康宮。既陞辭，行次近舍，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之《蘭亭脩禊序》。臣下拜捧觀，如凌玉霄，遡紫清，雲章奎畫，爛然絢目，而不知卷數之在手也。

自鍾、張而降，以書名家，惟羲之爲冠，而蘭亭存稿又其絕筆。陛下天縱多能，博通衆藝。翰墨之妙，前兼古人。顧如此書，雖下法羲之，而天資高邁，神意自得，直出其上，非若世人臨倣摹擬，拘於筆畫形似之間者也。

臣伏思太宗皇帝宸翰之工，實逼二王。於時臣下名善書者，莫能望其髣髴。然方繼承藝祖，卒其功伐，屢征不庭，初未遑暇。神武既定，文德誕敷。如字學一事，猶能獨擅天下而傳美於後，況於紀綱法度之垂裕者乎！

今陛下乘中興之運，躬撫六師，志戡多難，期復大業。需時偃革，則還以人文，化成天下。寶書傳美，又將貽萬世以紹我太宗之懿，蓋有待焉。臣老矣，念終無以仰裨聖志，尚庶幾及見大勳之集也，刊諸琬琰，竊以爲志。

少保、鎮南軍節度使、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、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臨安軍府事、兼管内勸農使、兼行宮留守臣呂頤浩謹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穆集》卷七。

跋范堯夫范彝叟范德孺墨迹

呂頤浩

范文正公幼孤，隨其母嫁長山朱氏。既長，知其家世，感泣而去。之京南。刻意苦學，富貴貧賤，毀譽歡戚，不動其心，而有志於天下。其立朝行己，忠言嘉謨，見於歐陽永叔所撰《神道碑》。其平生踐履，進退出處，具載國史。

公生四子，長曰純佑，有才識，早卒。次曰純仁，字堯夫，元祐中爲尚書右僕射。次曰純禮，字彝叟，建中靖國元年任尚書右丞。次曰純粹，字德孺，仕至龍圖閣待制。

元豐末，堯夫守濟南府，某爲府學生，已獲參識。元祐九年，集英唱名，公位丞相，而德孺知己尤深。崇寧初，爲邠州州學教授，學有三范祠堂，蓋邠州屬環慶路，而文正公、堯夫、德孺皆嘗爲環慶路帥，德澤在民，邦人懷之。黨籍起，獨祠堂得不壞。

兵亂以來，范氏子孫流落幾盡。紹興二年四月下休，德孺之子正與見訪，攜堯夫、彝叟、德孺墨迹相示，

披閱久之，蓋寶元、慶曆間士大夫忠厚諒直之風概見於字畫矣。仍以所記二詩題於卷末。

紹興二年四月日，濟南呂某記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穆集》卷七。

跋宣和御畫

呂頤浩

臣事道君皇帝踰二十年。今寓止台州，獲觀宣和御畫。念北狩之未還，望孤雲而隕涕。

紹興五年二月十二日，特進、觀文殿大學士、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呂頤浩謹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穆集》卷七。

跋《王逢原小傳》後

呂頤浩

僕晚生，不及識廣陵先生。然嘗與先生之猶子雲、雱游，熟聞先生之風概。范蔚宗論黃叔度云：“隤然其處順，淵乎其似道。淺深莫臻其分，清濁未議其方。”先生是歟？

雲字子飛，仕至工部尚書，死於國事。雱字子與，仕至虞部員外郎，今亦亡矣。

紹興五年二月十二日，濟南呂某謹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穆集》卷七。

跋王仲至詩

呂頤浩

王仲至詩十卷。

仲至名欽臣，世爲睢陽人。博學善屬文，尤工於詩。元豐間，守官陝右，有《宿華嶽觀》詩云：“凌空老樹雲垂葉，壓屋梨花雪照人。”此詩傳入禁中，神宗皇帝喜之。呂汲公微仲爲相，薦其才，浸擢用。紹聖元年，爲吏部侍郎，坐汲公罷。

按國史王洙字原叔，至和中爲翰林學士，仲至乃原叔次子也。

建炎二年八月，濟南呂某題於維揚戶部直舍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穆集》卷七。

跋《送朱景仁詩》

呂頤浩

建中靖國辛巳年，僕寓居淄州長山縣。邑宰朱景仁替歸姑蘇，以詩送別。後三十四年，僕寄蹟台州，再閱舊詩，恍然如昨日。光陰易逝，良可慨歎！

景仁早以才幹聞，嘗爲省郎，屢典劇郡，所至有聲，今爲中散大夫、提舉臨安府洞霄宮，寄居婺州浦江縣。

紹興甲寅七月己未，濟南呂某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穆集》卷七。

跋蔡天啓詩

呂頤浩

僕政和初爲宗學博士，有客自丹陽來，誦蔡天啓《七夕》《諸王調馬圖》《後丹青引》三詩，愛其辭語警絕。

紹興二年承乏政地，天啓之子佑携其詩集兩編見訪。正月初十日舟行長橋，因得閱。

濟南呂元直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穆集》卷七。

跋《奪標錄》

呂頤浩

元符卯年二月初二日夜覽於燈下。自恨昔時文字不工，雖得一等，然碌碌行間，深可耻也。要須激昂壯志，脩宦業以紹復先人之意。

某記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忠穆集》卷七。

御製《戒石銘》跋

呂頤浩

臣等竊惟太祖皇帝武定天下，而太宗皇帝受以撫之。是時五代之餘，遺民赤子新去湯火，哀矜撫綏^{〔一〕}，寄在守令。乃發大訓，垂諸庭石，如雲漢在天，爲光昭回。其施在下，則爲露爲雨。民涵斯澤，豈其有極？而吏更歲久，或不知誦斯文矣。

皇帝撥亂愛民，規撫祖宗，乃六月癸巳，詔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石，將以墨本賜天下，使日見而知戒焉。嗚呼，此盛德大業之本，豈特讀《貞觀政要》而太息哉！

臣等材駑，不足以佐萬分，而知贊且勵，蓋不獨郡邑之吏，洗然於茲賜也。謹昧死著于左方。

紹興二年七月癸酉，端明殿學士、左朝議大夫、簽書樞密院事、權參知政事臣權邦彥，左通議大夫、參知政事、福建江南西路荆湖南北路宣撫使臣孟庾，左通奉大夫、守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臣秦檜，特進、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、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臣呂頤浩謹題。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編本《金石續編》卷一七。

〔一〕撫：原作“擾”，據文意徑改。

題《論語解》後

尹 焞

焞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，賜對，押赴經筵，承續講說《論語·衛靈公》之末一章。次日有旨，給筆札解《論語》以進。念以說書爲職，不敢以固陋辭。方以病困，殆蒙賜寬假，病安日解進。明年二月駕還錢塘，焞以病從百司先行，三月病少愈，力疾日赴經筵。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。時手顫目昏，心思荒錯，深懼稽命之久，遂勉強爲之，姑塞上命。四月二十一日進至，而學者祁寬、呂稽中、堅中在焉，書成皆三子之助也。

九年春復病丐歸，蒙恩授以閑祿，聽其自便，遂寓居平江府虎丘寺之西菴，寬從余居上方。暇日，見此秩云：“當時潛錄，欲終身誦之。”甚矣，其嗜學也！相從既久，若是書也，講亦熟矣，豈不知此一時應詔而成，皆前人成說，雖有一二臆見，坐以老病拙訥，心之精微，詞不能達。今取觀之，徒有愧汗。先聖不云乎：“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。”焞於諸公亦然，何用此爲。寬復請藏之。因識始末，併戒其勿以示人，幸諒區區之意。

冬至後一日書於三畏齋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書《易傳》後序

尹 焞

焞至閬中，求《易傳》，得上十卦於呂稽中，實余門生也。後至武信，婿邢純多方求獲全本，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，爲生日之禮。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。敬而受之，乃言曰：誓畢此生，當竭吾才，不負吾夫子傳道之意。

壬子七月二十五日，門人尹焞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跋《西銘》

尹 焞

橫渠先生作此銘，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，寓書以問伊川先生。

答曰：“《西銘》之爲書，推理以存義，擴前聖所未發，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，二者亦前聖所未發。豈墨氏之比哉？《西銘》明理一而分殊，墨子則二本而無分。老幼及人，理一也；愛無差等，二本也。分殊之蔽，私勝而失仁；無分之罪，兼愛而無義。分立而推理一，以止私勝之流，仁之方也；無別而迷兼愛，至於無父之極，義之賊也。子比而同之，過矣。”且謂言體而不及用，彼欲推而行之，本爲用也，反爲不及，不亦異乎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題《伊川先生語錄》

尹 焞

焞登先生之門。後五年，見劉唐詢通直出示朱公掞給事所編先生《雜說》，焞欣然受之，錄呈曰：“此書可觀否？”先生留半月。復請曰：“所留《雜說》何如？”先生曰：“某在，何必看此書。若不得某之心，只是記得他意，豈不有差。”焞後更不敢復讀。

兵火之餘，偶至蜀中，見人人成編，蓋所見有淺深，故所記有工拙。細觀之，則失其意者，不暇一一言也。焞侍坐，先生誨之曰：“夫子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死而大義乖。”信然。今日道學絕講，親炙者無幾，則迷妄失真，亦固多矣，可不哀哉。如世傳《史評》之類，皆非先生所著。寓九江，夏庭列惠然見訪，語此道，輒書以誌之。

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，門人河南尹焞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題《伊川先生像》

尹 焞

焞至蜀累年，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，最得其真。然則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殆非畫工所能傳也。學生祁寬，好學守道，欲刊諸石，以傳久遠，其志益可佳矣。

門人河南尹焞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題蜀本《周易》後

尹 焞

《易》之道如日星，但患於理未精，失於機會，則暗於理者也。聖人復生，恐不易我之言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書伊川先生《修禊序》帖

尹 焞

陳公廩，予之舅氏也。元豐戊午，卜居於洛，後一年爲此會。少年常至其處，時先生在會中有此文，黃循聖以此佳紙見示，遂爲之書。

紹興九年十月七日，平江虎丘西菴三畏齋，洛陽尹焞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題溫公《莊子節》帖

尹 焞

焞少年居鄉里，文正溫公來謁叔父諱材，得侍立左右。今觀其書，用筆端正。揚子雲云：“書，心畫也。”寧不信然。

紹興十二年暮春晦月，河南尹焞謹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跋《馮聖先墓誌》一

尹 焞

余友聖先每至洛見先生，多同處以講此道也。焞貧居杜門，未嘗一到汝。晦其子忠恕好學樂道。丙午秋九月，焞被召赴闕，忠恕相訪，不暇款語。兵火之餘，奔竄來涪陵，再獲與其子會聚，遂錄此銘見遺。

時紹興四年十二月望日，偶書此以誌歲月云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跋《馮聖先墓誌》二

尹 焞

東臯處士馮聖先，余同門之友也。汝、洛相去甚遠，聖先至，必同處講學，忘鑽仰之勞。不幸早世，莫見施設。澗上丈人陳叔易以文辭翰墨爲一時之妙，述君懿行，深有餘意，焞之言不足爲重輕。其子忠恕欲題其末，以信來世，謹書此用慰孝心，非敢爲助也。

紹興六年秋八月十有八日，洛陽尹焞題。前所題藏之於其家，後所題以授忠恕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跋《馮聖先詩集語》

尹 焞

焞昔年洛中與聖先相會，遂出示佳篇。兵火之餘至涪陵，與其子忠恕相會，遂得遍觀，亦可見其志之所存也。感歎之餘，以識歲月。

紹興六年重陽日，千福院三畏齋洛陽尹焞謹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和靖集》卷三。

重刻蔣緯澹山巖詩跋

蔣務敏

昔郡守王公世則遊是巖，讀此詩，至“青天一面看”，輒驚歎曰：“巖中奇處，此句道盡。”遂相與爲詩友。

士大夫雖傳誦此詩，至今終不知其因。今復易新刻，并叙其事，以示觀者。

建中靖國改元中春望日，四世孫務敏謹識。清光緒《湖南通志》卷二七二。

《靖康朝野僉言》後序

陳 規

靖康丙午，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。丁未春正月，羣盜王在等犯德安府，時郡將闕，規攝府事。賊來攻城，規在城上，與賊語，問何因到此，賊言京城已爲金破。規獨念都城之大，壕塹深闊，城壁高厚，實龍淵虎壘，況禁旅衛士百萬，雖金人乘我厄運，一時彊盛，亦何能破，殆不足信。

二月四日賊遁，遣人詣都城奏功。還，乃知京城果爲敵陷，徒深痛切，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。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，陪守禦之士以效綿薄。

紹興己酉春三月，朝廷既復河南，規自祠官被命知順昌府。夏五月到官，行及期年，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，汝陰令云，嘗收《東齋雜錄》一編，中有《靖康朝野僉言》，具載金人攻城始末。規得之熟讀，痛心疾首，不覺涕零。

嗟乎，治亂彊弱，雖曰在天有數，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。揚雄所謂“天非人不因，人非天不成”。靖康京城之難，若非人事之失，則天亦不得而爲災。

規不揆至愚，竊觀金人攻陷京城，朝廷大臣與將吏官帥應敵捍禦之失，雖既往不咎，然前車之覆，後車之戒，事有補於將來，不可不備論也。

朝廷欲再援太原，大臣以爲中國勢弱，敵勢方彊，用兵無益，宜割三鎮以賂之。殊不知勢之彊弱在人，爲我之計，勝彼則彊，不勝彼則弱。若不用兵，何術以壯中國之勢，遏敵人之彊？用之則有彊有弱，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。彊者復弱，弱者復彊，彊弱之勢，自古無定，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。

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，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，共兵二十二萬皆敗績，致太原陷於敵，非兵不多，蓋用兵之失也。其所以失者，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，先鋒遇敵者有幾，一不勝而却，與其後大兵皆却，宜乎不能援也。有識者觀之，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。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、備戰兵、運糧兵、扼援兵，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，退又不待其援也。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，雖無兵二十二萬，只十萬，亦可以必援。又無十萬，只五萬，亦可以優爲之援也。又不五萬，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。且以五萬爲率，若止分爲五十將，留十將護衛大將，兼備策應，內分三兩將詣扼援兵前，廣張兵勢，牽制扼援之兵，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，綿亘可布三五十里，不知敵人用兵多少，便能盡害。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，尋求鄉導，多遣遠探，向前設伏，伺望敵人打糧，出兵多則退之，少即擒之，但絕其糧道，不必深入直抵城下，其敵自退。又且兵既分遣，則人力並用。假令數將失利，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，潰散爲盜。京城之難，其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。

尼瑪哈攻太原之壽陽，壽陽城小，而百姓死守，凡三攻，殘敵之衆萬人，而竟不拔，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。《僉言》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，攻城者有生有死，善守者有生無死，壽陽之人，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。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，若城太小，矢石交通，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。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，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，若已先策定險備，設使敵欲登城，縱令登城，已登即死。敵欲入城，引之入城，已入即死。今夫百里之城，內有數步之地，敵人登之，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，乞命於敵者，非攻之善，乃守之不善也。

九月安砲於封丘門外，大砲數百座，皆在門外，敵至不收，遂爲金人所得。咸謂金人得攻城之具，規以

爲城破亦不在此，有善守者，假使更資砲數百座，亦必無害，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。

統制官辛康宗以敵去城遠，止兵不得發箭，止之甚善。百姓鼓衆擊殺，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。敵先采濕木編洞屋，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，令人運土木填濠，欲進攻城。守城人若得計，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，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者，制其首領用衆之人，蓋益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，單梢砲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，中等二百六十步，下等二百五十步。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，此格用與不用？若人稍不究心，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。若能究心，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。又以小砲禦近衆，其小砲每十人已上，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，亦可以致數十步，勿謂小砲不能害物，中人四肢則四肢必折，中腰以上則人必死，中馬亦然。又況大砲每放一砲，小砲可放數砲，兼小砲不必用石，以重三四斤泥團爲之，泥團之利亦博，不獨放時易得無窮，放去中人人必死傷，不中則泥團爲砲擊破，不致反資敵用。

若要摧毀攻械，則須用大砲及石。金人攻城用大砲，蓋欲摧壞城樓，守城者欲摧毀敵人攻械，大砲與小砲齊用，縱敵在城外伐大木爲對樓、雲梯、火車等攻械，可以破盡。金人廣列壘石砲座，尋碑石、磨蓋、石羊虎爲砲欲攻之，所列砲座百餘，飛石如雨，擊守城之卒，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，此非攻城之能，蓋守禦官一時失計耳。苟守禦官得計，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，城外砲來，高則於女頭牆上過，低則打中女頭牆，擊破在外，無緣中人，一卒亦不至於死傷，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。惟女頭牆稍加高厚，則愈加安堵。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、長一丈、闊一丈，上下外直裏斜，外密裏稀洞子，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，如荆竹笆相似，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牆。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，若此，則砲石縱大數多，未易損壞。間有損者，即逐旋抽換。假令只如此禦捍，則砲石亦何能害人，已可必其無虞也。

敵以雲梯、對樓攻東水門，其間禦捍，有設重樓獲勝者，固甚善也。又恐人在重樓之上，愈招矢石。又攻東門，守禦官守具亦備，對樓雲梯至，每以木衝倒仆，死者無數，此亦奇策。然持衝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，亦非全勝。金人填壕橋成，運對樓過濠攻城，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，七梢砲、撒星砲、座石砲並發，又以强弩千餘助之，城上矢石如雨。使守禦卒不能存立，然後推對樓使登城，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，一對樓得城，則引衆兵上，此金人攻城之方也。其砲大數多，矢石齊發，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，皆可隔盡矣。對樓登城，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，樓廣不過二丈，當面立得幾人，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。假令八十人盡用力，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，此外必無伏兵，亦無奇兵，樓高須及五丈，乘高而來，其跡亦自甚危。自履危地，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，勝負人人可以自決。若守城者於此不勝，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，不知其敗若何？

況對樓填平壕上，惟可以直進直退，必不能於城下橫行。守人備禦，不過止備對樓所占之地。假使有十對樓，所占地步數亦不多，不獨接戰可以必勝，縱兵上城，獲全勝者術亦多矣，不思則弗得也。敵用雲梯，止要登城，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，城上禦之，亦難向前來。縱不禦之，使敵倚城登梯上至城頭，少不死者，何以致之？於女頭牆裏鵲臺上，靠牆立排叉木，每空闊三四寸一根，通度槍刀向上，高出女頭牆五六尺，敵至女頭牆上，必爲排叉木隔住，背後乘空，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，豈有刺擊不下者，下而不死者鮮矣。

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，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，城上以竿衝倒三座。城上士卒爭持草以焚之，對樓木多，而草盛火熾，火乘南風，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。對樓既倒，在城外必不能却回，亦不能再起，自是堵住敵人攻械來路，可以置而不問。焚者失也，縱不引燒城樓，止燒了敵人對樓，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，與敵燒開再進攻械來路，此事大失。所有再造城樓，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，以理度之，自是敵必不容，矢石必倍，守禦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，兩頭連珠並進，不終日決可蔽合，權代女頭牆以隔矢石。矢石雖愈倍於前，亦必無害。次於燒了城樓處，兩頭橫直，深埋排叉木以防敵急登城上，分甲兵兩向攻打。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，外垠向下陡峻。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壕，離壕三五丈，築月城圍之。使敵乘對樓到城，如不

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，若上城必自立不得，倒入壕內，無不死者。如此一挫，必罷攻退兵，乃守禦之人失之，以致城陷，豈不痛哉！

凡攻守之械，害物最重，其勢可畏者，莫甚於砲。然亦視人之能用與不能用耳。若攻城人能用，而守城人不能禦之，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。若守城人能用，則攻城人雖能者，亦難施設。竊聞金人用砲攻城，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，城面地步不廣，必然難安大砲，亦難容數多。雖有砲臺，砲臺地步亦不甚廣。又砲纔欲施放，敵人在外先見，必須以衆砲來擊。又城上砲亦在高處，自然招城外敵人，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。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，其不能用砲也明矣。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，仍於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爲衣，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，雖有能用砲者，何由施設。或謂砲在城裏，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，無由取的。每一座砲，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，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，即令施放，少偏則令砲手略少那脚，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，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稍大者，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，照料得一砲打中，後砲少有不中。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，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，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爲也。

築城之制，城面上必作女頭牆，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，每兩女頭中掛搭篋籬，惟可以遮隔弓箭，於砲石則難以遮隔。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，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，亦甚濟用。

或問何以備禦？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，兩邊皆見城外脚下，於牆頭上墜下害敵之物。敵人初到城下，觀其攻械，勢恐難遏，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，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，對舊城門更不作門，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，使人入得大城，直行不得，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。若此，則假使敵善填壕，止不過填得外壕，必不能填得裏壕。若由門入城，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，新城上人直下臨敵，何物不可施用？正是敵人死地，必不敢入。由正門入城尚且不敢，則豈肯用命打城？但只如此爲備，則敵兵雖多，攻械百種，誠可談笑以待之，又況京師舊城，亦自可守。若逐急措置，便可使勢如金湯，有不可犯之理。

兼京城之內，軍兵百姓，金銀粟帛，計以億兆之數，亦莫能盡。若令竭力修作，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，假令添築城壕數重，亦不勞而辦。重城重壕既備，然後招敵人人城議事，彼若見之，必不攻而自退。俗諺云：“求人不如求己。”古人云：“上策莫如自治。”又：“事貴制人，不貴制於人。”皆此之謂也。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，聞當時敵在城外，諸門多閉，有以土實者，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，如此乃是自閉生路，而爲敵開其生路也。爲守之計，不獨大啓諸門，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，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，於城內運土出外，填壕作路，使戰兵出入，無至自礙。城上覘望敵人空隙，稍得便處即遣兵擊殺。或夜出兵，使敵在外所備處多，晝夜備戰，無有休息，彼自不能久攻。兼既城內創開城門，自運土填壕，欲爲出兵計，則其在外填壕欲入之計，不攻自破。然所以敢自創開城門出填壕者，非謂敵兵可欺，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，已備引敵入城，而敵必死耳。

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疾、陸眷、末杯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，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，獨張賓、孔萇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，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，造突門於北城。鮮卑入屯北壘，勒候其陳未定，躬帥將士鼓譟於城上，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，生擒末杯、疾、陸眷等，衆皆奔散，萇乘勝追擊，枕尸三十餘里，獲鎧馬五千匹，此乃守中有攻，可謂善守城者也，後之守城者，何憚而不法歟！

州郡城池之制，人皆以爲盡善，城上有敵樓，而敵人用大砲摧擊。城高數丈，而敵人用天橋、鵝車、對樓、幔道、雲梯等攻具登城。據其城池之制作，可以自謂堅固，前古所未有。奈何敵人攻械之備，亦前古所未有。故事貴乎仍舊，而人憚於改作，皆不可必者，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，功不十者不易器。以今城池之制觀之，雖利不至於百，功不至於十，然其間有須更改者，不可不更改也。

自古聖人之法，未嘗有一定之制，可則因，否則革也。爲今之計，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，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，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。及設施槍路，牆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，可令守禦人

避寒暑風雨，屋在牆裏，比牆低下，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，施設千萬，悉莫能及人。壕上作橋，橋中作弔橋，暫時隔敵則可，若出兵則不能無礙，宜爲實橋，則兵出入俱利。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，不獨敵人矢石不入，其舊作門樓處，行入一步向裏，便是敵人落於陷阱。何謂陷阱？蓋百步內，兩壁城上下臨敵人，應敵之具皆可設施。又於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，兩頭遮過門三二丈，城門啓閉，人馬出入，壕外人皆不見，孰敢窺伺。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，宜築高厚羊馬牆，高及一丈，厚及六尺。牆脚下亦築鵲臺，高二三尺，闊四尺。鵲臺上立羊馬牆，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，亦如大城上。女頭牆裏鵲臺上，栽埋排叉木，以備敵填平壕塹及攻破羊馬牆至城脚下，則敵與羊馬牆內兩邊受敵，頭上大城向下，所施矢石，即是敵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。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，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上下兩城相乘濟用，使敵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，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，其捍禦堅守之效，不在大城之下也。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，正依城下寨以當伏兵，不知敵人以何術可解。若此，則既有羊馬牆，而鹿角木可以不用，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，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。又羊馬牆脚去大城脚止於二丈，不令太遠者，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外，反害牆內人。又不令太近者，慮其太窄，難以回轉長槍。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，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，可作來往路，外築裏城排叉木，但多備下。敵攻城，應敵處用此以設備，雖使敵人善攻，不足畏也。

墨翟宋大夫，善守禦，公輸般爲雲梯之械，將攻宋，墨子見之，乃解帶爲城，以裸爲械，九設攻城之機，墨子九拒之。公輸般攻械盡，墨子守有餘。公輸屈曰：“吾知所以拒我者。”以此見攻械者，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。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，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。

規嘗聞孫子曰：“兵者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又以爲“兵者詭也，用無中形，詭詐爲道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遠，遠而示之近。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。”此兵家之勝，不可先傳也。然而有傳之于衆而達之于遠，有利而無害，有得而無失者，不可不先傳也。

嗟乎，靖康丙午，金人以兒戲之具攻城，守禦者一時失計，遂致城拔，迄及一紀有餘，而金人猶不思當時幸勝，尚以驕氣相陵。規於未知金人攻城設砲之前，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、對樓，勢豈可當。貴顯言之，則怵然而不敢辯。衆人言之，則亦不敢痛折。今既知其詳，則豈可不盡曲折，剖其所見而言之。

然用兵之道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善出奇者無窮，如天地不竭，如江海千變萬化，人孰能窮之。今止據金人攻城施設，略舉捍禦之策。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，雖不憚於文繁，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，未之傳也，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。惟在乎守城之人，於敵未至之前，精加思索應變之術，預爲之備耳。區區管見，輒序於《僉言》之後。

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守城錄》卷一。

書《淵明集》後 一

葛勝仲

淵明爲建威參軍，從都還，阻風於規林，賦詩，落句云：“靜念園林好，人間良可辭？”是歲晉隆安四年，春秋三十六。明年，赴假還江陵，夜行途中，賦詩，落句云：“投冠旋舊墟，不爲好爵縈。”蓋壯齒作吏，而邱壑之志已堅，卒踐其言，自彭澤歸，優游家巷二十有二年以沒，與謝傳東山之志異矣。

《歸田園居詩》第六篇所謂“種苗在東皋，禾生滿阡陌”者，非淵明語也。蕭統、湯休之輩不能辨，猥真《集》中；東坡居士盡和陶詩，亦次此篇之韻，殊可笑。

按《文選》江淹作《雜體詩》三十首，以擬三十人，有邯鄲託曲於李奇、士季假論於嗣宗之說，此篇政淹

擬淵明作爾。《文選》統所纂，東坡非不精《選》理者，皆不能證此乖誤，何耶？《南史》稱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屈後代。自宋武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，信然。予觀其《讀史贊》，首述夷齊云：“二子讓國，相將海隅。天人革命，絕景窮居。”次述箕子云：“去鄉之感，猶有遲遲。矧伊代謝，觸物皆非。”蓋自況也。

頃在東魯，有以淵明畫像見觀，予贊之云：“欲仕則絃歌必求，欲隱則著作不就。欲卧則遣客而醺酣，欲飲則從容之邂逅。欲辭則檀道濟之梁肉必麾，欲取則顏延年之貨泉亦受。”夫惟任真自得而穎脫不羈，所以為無懷、葛天氏之民，而超三季之澆陋者乎！淵明於阿舒輩，始作詩命之，繼作詩責之，終作訓曉之，且曰：“吾黽勉辭事，使汝幼而饑寒，抱茲苦心，良獨罔罔。”又以“同財共居”為治命，無惑乎？杜拾遺笑其挂懷抱也。後漢逸人王霸見其友令狐子伯、子車服有光，儀矩甚適，而其子歸自田畝，蓬頭歷齒，因愧卧不興。乃知父子恩深，雖外軒冕士，視身榮悴如二五與十，而於子則不能忘懷每如此。

雖然，淵明知任真而已，豈預恤後世之譏議。若拾遺能觀物反身，則知愛阿舒與宗文何以異？常州先哲遺書本《丹陽集》卷八。

書《淵明集》後 二

葛勝仲

《歸去來辭自序》云：“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，自免去職。”乙巳歲十一月也。乙巳乃義熙元年，而《晉史》云義熙三年解彭澤印綬去，淵明《自序》不應誤，當以乙巳為正。

《遊斜川詩》云：“辛丑正月五日，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。”詩云“開歲歟五十”，以紀年考之，辛丑乃隆安五年，淵明始三十七；若癸丑則義熙九年，淵明四十九，正與詩合，當以癸丑為正。

五六月北窗下涼風，何處無之，何人不遇，至心與景會，遂能背偽合真，自致於羲皇上者，獨淵明而已。其詩云：“蕤賓五月中，清朝起南颿。不駛亦不遲，飄飄吹我衣。”《歸來引》亦云：“風飄飄而吹衣”，意淵明進禦寇乘風之理，因以睹道也。至若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輒歡然有喜，豈在物耶？聲塵種種，皆道所寓，惟淵明領此。

昭明太子指《閒情》一賦為白璧微瑕，且謂“亡作可也”。審爾，則詩人之變風，楚人之《離騷》皆可刪矣。晉孝武末途，沈湎酒色，何知非諷刺上耶？其《序》云：“張衡作《定情賦》，蔡邕作《靜情賦》，皆有助於諷諫，綴文之士，奕代繼作。”予觀張衡《定情》有云：“想踰里兮折杞檀，懼龍吟兮我所驚。”與《國風》何遠？蔡邕《靜情》亦名《檢逸》，魏文帝愛之，因擬作《正情賦》，且命陳琳、徐幹、王粲、阮瑀、應瑒並作。其後如陸機之《閒懷》，袁淑之《整情》，皆佳筆也。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，未就而卒，詞人深以為恨。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，則《登徒》《長門》《高唐》《神女》等賦，統何為著之於《選》耶？常州先哲遺書本《丹陽集》卷八。

書《淵明集》後 三

葛勝仲

子瞻為徐州，誚淵明無絃不如無琴，後悔其言之失。淵明《自祭文》云：“辭逆旅之館，永歸于本宅。”蓋反其真之說也。子瞻復詆之云：“生獨非真，死獨非寓。”未知何時復悔也？窮達命也，出處時也，不可預計。

至若孝弟之行，若人之朝夕膳，不可一日闕者。韓退之傳歐陽詹云：“讀其書，知其於慈孝最隆。”余於淵明亦云。古今人士頌淵明德美衆矣，罕有頌其孝友者。作五孝傳贊，自天子至庶人，寄寓深矣。哀程氏

妹，悲敬遠仲德弟，文尤爲淒惋。至於凱風寒泉之念興，而述外祖孟嘉傳；念禮服昭穆之遠，而作贈族祖詩，蓋所謂永錫爾類者邪。淵明垂死之文，讀之令人恍然自失，與今世悟道坐脫立亡者何以異？其曰：“惟此百年，夫人愛之。懼彼無成，惕日惜時。”乃知其退歸不仕，平生功用在此也。常州先哲遺書本《丹陽集》卷八。

跋錢伸仲東坡詩卷

葛勝仲

東坡賦詩，時三十九歲矣。其末云：“安道令賦，有旨哉！”伸仲襲藏歲久，庚戌兵寇，并與墳籍散。後八年，乃復得之。天宮貴重，始類六丁之取將；神物護持，終聞二劍之復合云爾。常州先哲遺書本《丹陽集》卷一〇。

跋曹職方詩卷

葛勝仲

故贈職方副郎曹公夢得，以經術德誼高蹈州里，工篇什、篆隸，自號松蘿山人。景德、祥符間隱然名動江左，一時名賢尊仰之。歿九十五年，某爲休寧令，得其詩一百七十篇，讀之句法雋逸。既又於諸僧藍見榜額大字，筆勢奇偉，每想其邁往不羈之氣。

今觀此詩，顧結字遒楷，屬辭精深，且遇在政者謹甚，又知公禮法士也。前輩詞藝類不拘一律，則世以聲畫臆論人物，豈能髣髴？徒觀公以逢掖處家巷，而州將尊禮之，以詩先焉，其賢亦可概見。常州先哲遺書本《丹陽集》卷一〇。

跋洪慶善所藏東坡書杜詩并判訟牒

葛勝仲

昔張長史判訟牒筆迹高妙，常熟老人猶知日陳牒求判而藏之，況東坡跡乎！若其勝日暇時，瑣窗棗几，取精筆妙墨而書詩史中尤動人句，其宜藏矣，又非判牒比。常州先哲遺書本《丹陽集》卷一〇。

跋褚遂良臨《蘭亭》帖

葛勝仲

昭陵嘗恨虞永興死，無與論書者。魏鄭公曰：“遂良下筆遒勁，甚得逸少體。”即日令侍書。又，當時爭以逸少書求售，真偽莫別，獨遂良論所出，談者不復敢異。

是篇河南所臨，固宜與永和筆跡亂真也。常州先哲遺書本《丹陽集》卷一〇。